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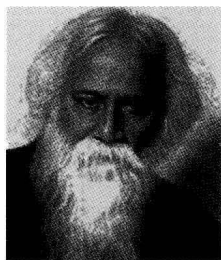
【小说卷】

泰戈尔精品集

TAIGER JINGPIN JI XIAOSHUO JUAN 【印度】泰戈尔 著 白开元 译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小说卷】

泰戈尔精品集

TAIGE'ER JINGPIN JI XIAOSHUO JUAN 【印度】泰戈尔 著 白开元 译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泰戈尔精品集·小说卷/[印]泰戈尔(Tagore,R.)著;白开元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396-3715-0

I.①泰… II.①泰… ②白… III.①小说集—印度—现代
IV.①I35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4160 号

出版人:朱寒冬

策 划:刘 哲

责任编辑:刘 哲 张 堃

装帧设计:徐 睿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3533889

印 制:合肥义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3355286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8 字数:360 千字

版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印度现代时期出现的一位文化巨人,集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综观他的生平著述和活动,所体现的文化创造力是令人惊叹的。

作为文学家,泰戈尔的创作涉及各种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论和歌词等。而且,各种体裁的作品都有相当可观的数量,并展现独到的艺术成就,堪称世界文学史上并不多见的全才型的伟大作家。

泰戈尔的文学创作既扎根于印度母亲大地,又有宽阔的世界视野。他熟谙印度历史悠久的宗教、哲学和文学传统,又关注西方现代文明和文学的发展。他头脑清醒,目光敏锐,对于这两者文化,都善于吸收其精华,而抛弃其糟粕。他是沟通和融合东西方文化的成功实践者。他的创作贴近自然、社会和人生,浸透人道主义精神。他注重作品的内容和情感,也讲究表现形式,追求完整和谐的艺术美。因此,阅读他的作品,总会让人感受到其中蕴涵的思想和艺术魅力,可以细细咀嚼和回味。

中国和印度同为文明古国,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而泰戈尔是现代中印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由于中印两国在近代共同的历史命运,泰戈尔对中国人民始终怀有深切的同情和真挚的友好情意。他曾经两度访华,与中国人民结下深厚的情缘。他还有一个美好的中文名字,叫“竺震旦”。他的作品也受到中国一代又一代读者的由衷喜爱。在20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中,泰戈尔是作品获得翻译和出版数量最多的外国作家之一。

今年是泰戈尔诞生150周年。为此,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套4卷本的《泰戈尔精品集》。我要在这里特别提请读者注意的是,这套精品集的译

者是白开元先生。白先生是国内屈指可数的精通孟加拉语的专家之一,而且,他毕生专注于泰戈尔作品的研读和翻译。泰戈尔是用孟加拉语写作的作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因此,强调从原文翻译是翻译界的共识。而国内长期以来缺乏通晓孟加拉语的人才,以至过去的泰戈尔作品译本大多从英语或其他语言转译,也是迫不得已。现在,白先生奉献给读者的这套《泰戈尔精品集》全部是依据孟加拉语原文翻译的。这是值得我们额手称庆的。这样,出版白先生翻译的这套精品集,也为纪念泰戈尔诞生150周年增添了一种特殊的意义。

黄宝生

2011年2月10日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印度天才大诗人,印度和孟加拉国人民虔敬地称他为“诗圣”。1913年,他因诗集《吉檀迦利》成为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除了卷帙浩繁的诗歌,他还创作了大量剧本、散文,以及12部中、长篇小说,以及100多篇短篇小说。

泰戈尔小说,题材丰富多彩,写作手法多种多样,至今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赞美真善美,鞭笞假丑恶,是泰戈尔小说的重要主题。《喀布尔人》以质朴的语言,表现感人至深的父女真情,也表达作者对下层贫苦民众的深切同情和对城市中欺生凌弱的地头蛇的愤慨。《邮政局长》是名篇之一。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刻画在特定的环境中,主仆两人一段心路历程。《秘密财宝》通过描述祖孙二人从寻宝、争宝到最后弃宝的曲折过程,表现淡漠金钱的人生态度。在拜金主义仍然盛行的时代,这篇小说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泰戈尔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中,约有五分之一以爱情为题材。

泰戈尔爱情小说,反映19世纪后叶和20世纪初叶殖民统治下的印度,随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兴起,封建婚姻制度趋于消亡,新的婚姻制度孕育、诞生的历史变迁。

《塔利雅》是带有传奇色彩的历史小说,寄托了作者期望年轻人以纯真的爱情,化解老一代人的仇恨,世代友好相处的美好理想。

在泰戈尔的长篇小说中,《沉船》是最耐读的一部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名作。1903年4月至6月,以连载的形式首先在孟加拉文学刊物《孟加拉之镜》上发表,1906年出版单行本。

《沉船》中卡玛腊和诺利那格的最终结合,不仅是对忠于爱情的歌颂,而且是对超越世俗偏见的新式婚姻的礼赞。

卡玛腊乘船遇险,在荒无人烟的沙洲上误认为拉穆斯是新郎,与他过了一段缠绵的时光。在封建卫道士眼中,她已是“失节”的女人。在迦齐普尔的新宅,她从拉穆斯写给胡蒙莉妮的信中,方知拉穆斯不是自己的丈夫。她如雷轰顶,为曾与拉穆斯卿卿我我、肌肤摩触而羞臊难当。但她并未去自尽殉节,而是执著地去寻回属于自己的爱情,在她身上绝无烈女贞妇的印记。她在贾格罗帕尔迪父女的热情帮助下,找到了丈夫诺利那格,却又十分惧怕被他知道自己的过去,甚至甘愿一辈子当他的女仆。这说明在那个历史时期,孟加拉妇女打破封建观念的束缚是多么不易。卡玛腊是已有自强自尊的意识,不甘做旧制度的牺牲品,但未能完全挣脱精神枷锁的妇女形象。

作者笔下的诺利那格是乐善好施、通情达理的开明人物。他怜贫惜弱,敢于冲破门第的樊篱。他不顾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异,毅然娶被舅舅当作包袱甩出去的孤女卡玛腊为妻,经受了 he 当县长的朋友谑称的“一场考验”。难能可贵的是,他获悉卡玛腊曾与拉穆斯一起生活过一些日子,却没有厌憎她,没有拒绝接受她,而认为她是无罪的,可以原谅的。作者通过他的口说出了梵社在婚姻问题上的人道主义观点。诺利那格可谓既能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又锐意改革,并身体力行地破除旧婚俗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拉穆斯是《沉船》中塑造得最丰满的人物,作者以细腻的描写,揭示了他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

拉穆斯在察觉新娘并非自己的妻子之后,陷入了感情危机的罗网,在情欲和道义的矛盾中苦苦挣扎。他要把卡玛腊送回老家,又怕她重新受到虐待,在陈规陋习中窒息而死。在西行的轮船上,他为卡玛腊周到的侍候所感动,品尝了家庭生活的乐趣,卡玛腊秀美的姿色也常使他心摇神荡。然而,他的心镜里立时又显现胡蒙莉妮的音容笑貌。当他想到卡玛腊的苦况,看到她满脸的委屈,或出于怜悯,或受宿命论的影响,他不止一次起过索性与她结为伉俪的念头,但“她丈夫可能还活着”,这句话又像警钟在他耳边响起,使他竭力按捺住心头的激情。他在想象中为卡玛腊戴上家庭主妇的桂冠,但他回到加尔各答,旧地重游,目睹的景物又勾起他与胡蒙莉妮

相爱的美好回忆，“将她忘却的决心，便成了怀念她的得力助手”。他又觉得卡玛腊并非理想的终身伴侣。他在两位女性中间徘徊，在犹豫的水流中沉浮，但他的理智总能遏制冲动，道德总能制约情欲。

《沉船》宣扬的真善美，集中表现于贾格罗帕尔迪一家对卡玛腊的热心襄助。贾格罗帕尔迪在船上与卡玛腊和拉穆斯萍水相逢，一路上给予周全照顾。回到迦齐普尔，为他们安家不辞辛劳地奔忙。为了卡玛腊与诺利那格的团圆，他周密谋划，费尽心机。作者通过对这位热心肠老头儿的描写，讴歌了下层普通群众诚恳朴实、助人为乐的优秀品德。

作为诗人，泰戈尔把诗歌艺术运用于小说创作，形成他小说最显著的艺术特色。

泰戈尔常常以寥寥数笔，勾勒情景交融的画面，烘托人物心理活动。

《沉船》中旋风毁灭了迎亲队之后，“雾霭渐渐消散，皎洁的月光像寡妇的素服，覆盖着荒漠般空阔的沙洲”。这凄凉的场景，烘托了船沉人亡，幸免于难的主人公无比悲痛的心情和对死者的哀悼。

赋予事物以情思的拟人手法，在泰戈尔小说中广为运用。如《塔利雅》的结尾处写道：“匕首也从刀鞘露出一点儿脸，目睹这精彩的一幕，闪闪发光地笑了。”锋利的匕首被赋予人性，露出甜美的微笑，从而把小说的题旨——化干戈为玉帛，表现得形象而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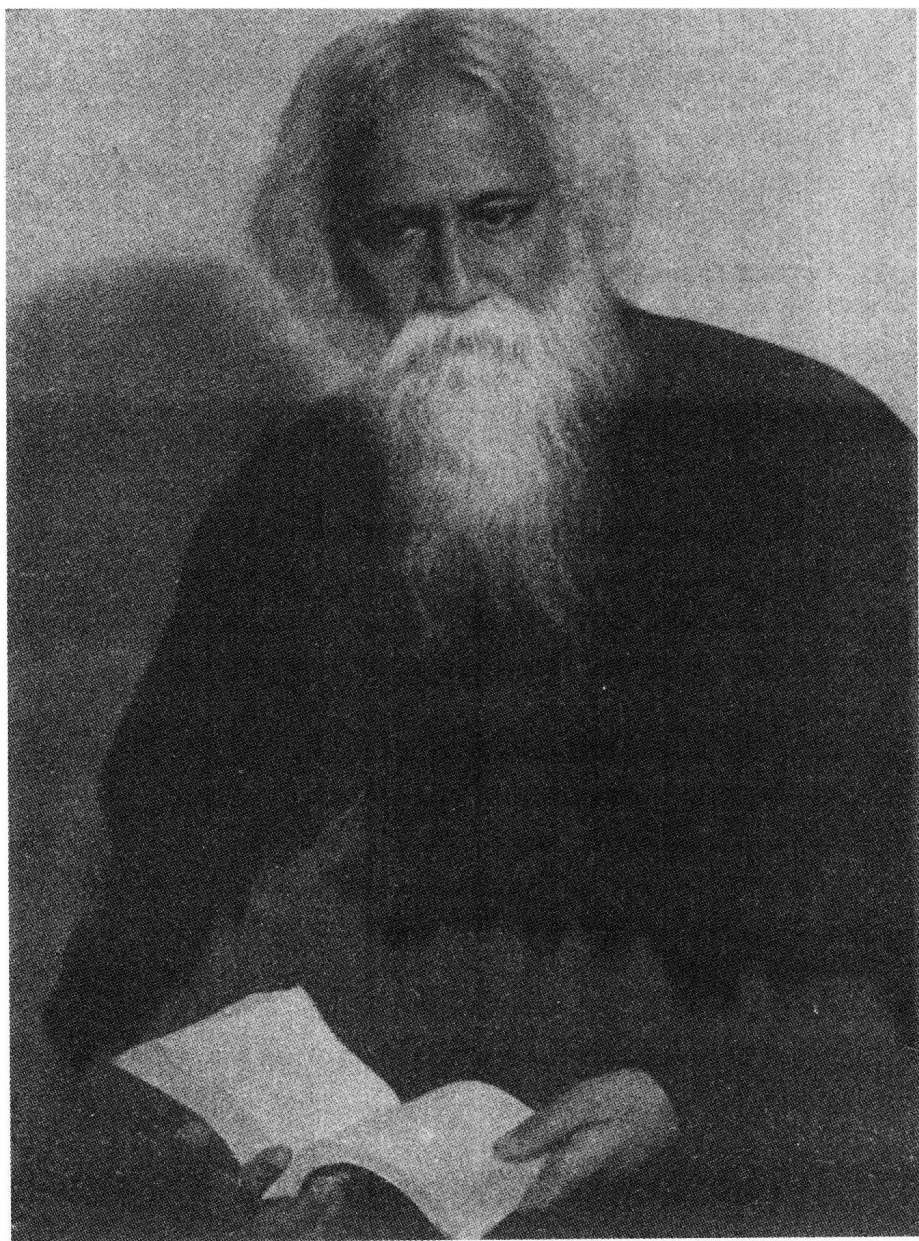
泰戈尔在小说中营构的奇妙意境，令人回味无穷。

长篇小说《沉船》中，拉穆斯沉浸于对胡蒙莉妮的怀念，轻轻呼唤：“胡曼，胡曼！”“这芳名的两个字，犹如甜蜜的摩挲，层层环围着他的心房；这芳名的两个字，又似饱含无限柔情的一对明眸，隔着缥缈的烟雾，凝望着他的脸，流露出深深的思念。”作者施展想象创造的幽美意境，把远隔千山万水的一对情人割不断的思恋渲染得淋漓尽致。

2011年的5月7日，是泰戈尔诞生150周年。笔者特地编译这本小说选，展示他在小说创作领域的成就，并以此对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表示由衷的敬意。

白开元

2011年4月



泰戈尔照片

[illegible]

CONTENTS 目录

总序/黄宝生	001
译序/白开元	003
喀布尔人	001
邮政局长	008
一 夜	013
塔利雅	020
哈尔达尔家族	029
秘密财宝	046
沉 船	060

喀布尔人

我五岁的小女儿弥妮整天嘀嘀咕咕说个不停。她来到这人世,学会语言,只花了一年时间,之后,只要醒着,就不会默默地待一会儿。她妈妈经常训斥她,让她闭嘴。但我跟她妈不一样。看到她一反常态许久一声不吭,我心里就受不了。所以,我和她交谈,总是非常愉快的。

一天上午,我动手写一篇小说的第十七章,弥妮一进屋就打开话匣子:“爸爸,看门的拉穆德亚尔把‘乌鸦’说成‘老鸦’,他啥也不懂,是不是?”

我刚要为她解释,这世界上语言是丰富多彩的,她已换了一个话题:“爸爸,你听听,布拉说大象的长鼻子朝天上一喷水,天就下雨。天哪,布拉尽胡说八道!他只知道唠叨,白天黑夜不住地唠叨。”

她不等我就此事发表不同看法,忽又问我:“爸爸,妈妈是你的什么人呀?”

我在心里同她开玩笑:她是我小姨子,嘴上却说:“你去跟布拉玩吧,我现在要做事儿了。”

可她在书桌旁我的脚边坐下,两只手拍着两个膝盖,快速地叫喊:“阿格杜姆——巴格杜姆”,自个儿玩了起来。而我小说的第十七章正写到黑夜里主人公波罗达卜·辛格带着女主人公康赞玛拉从监狱很高的窗户,扑通一声跳到下面的河里。

我的书房就在路边。弥妮突然结束游戏,不再说“阿格杜姆——巴格杜姆”,跑到窗口,大声叫道:“喀布尔人,喀布尔人!”

一个身材高大的喀布尔人,身穿宽大的脏袍,头缠头巾,背着褡裢,手捧着两三盒葡萄,缓慢地在路上走着——见了她,我的宝贝女儿有了什么想法,不得而知,可她开始气喘吁吁地对他大叫大喊。我暗自叫苦,那褡裢里的“大麻烦”跟着过来,我小说的第十七章可就写不完喽。

听见弥妮的叫声,那个喀布尔人笑着转过脸,朝我们家走来,可弥妮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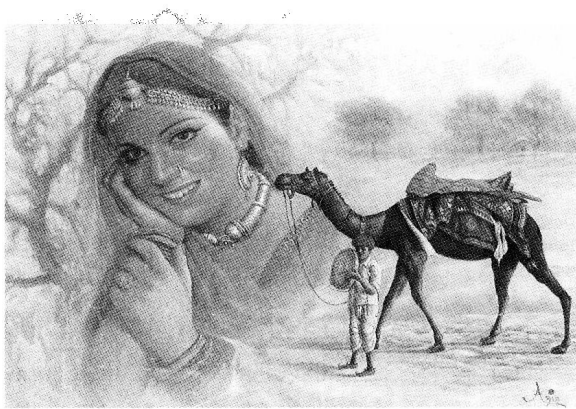
气喘吁吁一溜烟儿跑进了里屋，不见了踪影。也许她在心里胡思乱想：搜查他那只褡裢，可以找到两三个像她一样活蹦乱跳的小孩吧。

喀布尔人走过来站在屋外，含笑向我问候。我心里想，尽管波罗达卜·辛格和康赞玛拉的处境十分危险，不把他叫进来多少买一些他的东西，面子上只怕过不去。

东西买了一些，接着跟他闲聊了片时。我们从阿卜杜勒·拉赫曼^①、俄国人、英国人一直谈到阿富汗的边境保卫政策。

末了起身要走的时候，他问我：“先生，您的宝贝闺女哪儿去了？”

为了消除弥妮无端的恐惧，我把她从里屋叫了出来。她挨着我的身子，用怀疑的目光打量喀布尔人的脸和他的褡裢。他从褡裢里取出一些葡萄干、杏干，递给她，她死活不接，加倍疑心地紧靠着我的膝盖。第一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要出门办一件急事，看见我女儿坐在门口一张凳子上叽叽咕咕地说话，喀布尔人坐在她脚前，面带微笑倾听着，时而用不流利的孟加拉语磕磕巴巴发表自己的看法。除了父亲，弥妮五年的人生经历中，还没有遇到第二个

像他这样耐心的听众。我看见她的小衣兜里装满了花生和葡萄干。我对喀布尔人说：“干吗给她这些东西，今后千万别给她。”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半卢比的硬币，递给他。他坦然收下硬币，放进褡裢。

我办完事回家发觉，这半块钱引发了一场家庭纠纷。

弥妮妈妈拿着银白发亮的圆硬币，用责备的语气问弥妮：“这硬币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① 19世纪末叶阿富汗的国王。

“喀布尔人给的。”弥妮回答。

妈妈追问：“你干吗跟他要硬币？”

“我没有要，是他给的。”弥妮快要哭了。

我赶紧上前，把弥妮从当下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带到户外。

事后听说，这不是弥妮和喀布尔人的第二次见面。最近他几乎每天都来，用花生米等干果“行贿”，吸引着弥妮稚嫩的、贪婪的心。

我发现这两个朋友之间重复着几段固定的对话和玩笑。比如，我女儿一见拉赫莫德，就笑嘻嘻地问道：“喀布尔人，喀布尔人，你那只褡裢里有什么？”

拉赫莫德故意加重鼻音，笑着回答：“一只大象。”

换句话说，褡裢里一只大象是他们玩笑的缘由，当然算不上上等缘由，但这样的玩笑，让两个人都很开心。在秋天的早晨，听到一个成人和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质朴的笑声，我心里也很舒畅。

两人还有一段常说的对话。拉赫莫德问弥妮：“小姑娘，你啥时候到你婆婆家去？”

孟加拉姑娘一辈子熟悉“婆婆家”这个单词，不过在我们受新思想影响的家庭中，一般不让小女孩过早就懂“婆婆家”的含义。所以弥妮还不明白拉赫莫德这个问题的意思，但不回话、不做声，是违背她的天性的，于是她反问道：“你怎么不去你婆婆家？”

拉赫莫德挥舞着大拳头，对想象中的婆婆吼道：“我要揍我的婆婆。”

弥妮一面听一面想象着一个名为婆婆的陌生生灵的窘态，不禁咯咯地笑了起来。

转眼间又到了天高云淡的秋天。古代的帝王在这个季节通常率兵外出征战。除了加尔各答，我从不到外地去。然而，我的心却在世界各地游逛。我仿佛永远是书斋角落里的居民，可我的心时时向往外面的世界。听到一个外国名字，我的神思就往那儿飞去。看见一个外国人，我的心中就浮现河流、大山和森林里的一间茅屋，想象中呈现出充满欢声笑语的自由生活。

我生来有植物般待在一地的懒惰习性，离开我的屋隅，到外地游玩，对我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所以上午坐在我小屋书桌前，和喀布尔人闲聊，

从某个角度说就算是我的旅游了。喀布尔人操生硬的孟加拉语,用云吼般厚重的声音,为我讲述他家乡的故事,我的眼前便浮现这样的画面:两边是夕阳染红的崎岖高山,中间一条狭窄的沙石之路上,行进着驮着货物的一队骆驼,头上缠头巾的商人和行人中,有的徒步,有的骑骆驼,有的手持长矛,有的握着老式火药枪。

弥妮的妈妈是个极其胆小怕事的女人。在路上听到什么响动,就觉得人间所有的酒鬼心怀鬼胎朝我们家冲过来了。这世界上到处是小偷、强盗、酒鬼、毒蛇、猛虎、疟疾、虫豸、蟑螂和白人士兵。这么多年(日子当然也不是太长)住在人间,那恐怖情景至今未从她的脑海消失。

她对喀布尔人拉赫莫德一向不完全放心,一再提醒我对他应提高警惕。我笑着安慰她,力图打消她的疑虑,她却连珠炮似的向我发问:“以前,难道没有一家的孩子被人拐走?喀布尔那地方,难道不经常贩卖奴隶?一个粗壮高大的喀布尔人,拐走一个小孩,难道不是很容易的事儿吗?”

我不得不承认,这些事情并非不可能发生,但总觉得不太可信。当然,每个人对别人的信任程度是不一样的,因而,我妻子心中的恐惧照样存在着。但我不能仅仅因为她疑神疑鬼,就无缘无故不让拉赫莫德跨进我家门槛。

每年的玛克月^①中旬,拉赫莫德回国省亲。动身前一段日子,他特别忙,挨家挨户收欠款,但每天仍抽出时间来看弥妮。老实说,我看到两人见面的情景,心里就觉得他们之间有秘密约定。我发现,哪天上午他来不了,傍晚必定来。在幽暗的房间里,看到身穿宽大衣服、背着褡裢的高大的喀布尔人,说心里话,我心里是有点儿不踏实。但每当看见弥妮喊着“喀布尔人,喀布尔人”,笑着跑过来;两个年龄相差悬殊的朋友之间,又重复质朴的陈旧玩笑时,我心里又释然了。

一天早晨,我坐在小屋里修改清样。拉赫莫德来告别前的这两天,天气特冷,寒风刺骨,四周不少人冻得瑟瑟发抖。阳光透过窗户,落到桌下我的脚上,感到暖融融的。约莫八点光景,缠着围巾早出的小贩几乎都回家了。这时,街上忽然响起一阵喧哗声。

^① 印历十月,公历1月至2月。



我朝窗外一看,只见两个警察带着五花大绑的拉赫莫德走了过来。他后面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孩子。拉赫莫德的衣服上血迹斑斑,一个警察手握着一把带血的匕首。我慌忙出门,叫住警察,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听警察和拉赫莫德简单讲了事情的经过,我才知道,我们的一位邻居买了罗姆普尔产的一条披肩,欠了拉赫莫德的钱,可他赖账,不肯还钱,两人发生口角,拉赫莫德一怒之下捅了他一刀。

拉赫莫德用难听的话大骂那个赖账的邻居时,弥妮一面喊着“喀布尔人,喀布尔人”,一面从里屋跑了出来。

拉赫莫德脸上顿时露出惊喜的笑容。他肩上没有了那条褡裢,所以平时围绕褡裢的那段对话,没有重复。弥妮问他:“你这是要去你婆婆家?”

拉赫莫德笑着说:“对,我要去那儿。”

发觉他的回答未能引发弥妮的笑声,拉赫莫德举起铐着的双手,说:“本来想揍我婆婆的,可怎么揍,手被铐着哩。”

拉赫莫德被指控犯有严重伤害罪,判处几年徒刑。

他渐渐被我们遗忘了。我们坐在家里,像往常一样在琐事中消度一天又一天,一次也没有想过一个原本自由的山民在监狱里是如何度日如年的。

作为弥妮的父亲,我不得不承认,天性活泼的弥妮的行为,也是令人愧疚的。她心安理得地忘了老朋友,先是结交一位马夫,之后随年龄增大,不再和男性交往,只和一个个女孩子玩耍。如今甚至在她父亲的书房里也见不到她的身影了。我和她之间产生了隔阂。

一晃几年过去了。又一个阳光明媚的秋天来临了。女儿弥妮的婚事已经确定,婚礼在杜尔迦大祭节期间举行,和杜尔迦女神返回盖拉莎圣山那样,弥妮将前往她的丈夫家,使平日充满欢乐的娘家坠入漫漫黑暗之中。

异常绚丽的黎明在天边扩展。雨季过后,这秋天新浣的阳光,仿佛镀上了熔化的纯金的颜色。在加尔各答胡同里鳞次栉比的灰褐旧砖房上,秋阳也抹上了奇妙的柔和色彩。

今天天刚破晓,我家里就吹响唢呐。笛手吹出的笛声,仿佛是我胸膛的骨头里传出的哭泣。悲凉的维伊罗毗曲调,把将要萌生的离愁别绪融入秋天的阳光,扩向整个世界。今天我的弥妮要出嫁了。

一大早,我家里就人来人往,十分忙乱。院子里用竹子搭了喜棚,屋里和走廊里,响起用锤子钉彩灯的咚咚声,叫嚷声不绝于耳。

我在书房里查看账目时,拉赫莫德出人意料地走了进来,向我施礼。

起初我没有认出他。他的褡裢没有了,长发^①没有了,全身也没有了往日的健壮。后来看到他微笑,我才认出了他。

我说:“唷,拉赫莫德,哪天来的?”

“昨天傍晚我刑满出狱。”拉赫莫德说。

听了这话感到有些刺耳。以前我从未见过凶手,见了他,我的心好像收紧了。今天这个大喜日子,我心里巴不得他赶快离开才好。

“今天我家里有事,”我说,“我很忙,你走吧!”

他听了立即往外走,到了门口,有些犹豫地问:“我可以和你女儿见一面吗?”

也许他心里相信,弥妮还是以前的老样子,还认为弥妮会像以前那样喊着“喀布尔人,喀布尔人”跑过来,他们还能和以前那样,怀着好奇心嬉笑着进行交谈。甚至想起以前的友谊,他还带来了跟哪位本国朋友要的一盒葡萄和一小纸包干果——他自己的那条褡裢早没有了。

“今天我家里确实有事。”我说,“你见不到其他人的。”

他有些难过。默默地站着,目光呆凝地看着我的脸,说了声“先生再见”,走到了门外。

我心里不知怎的有点儿酸楚,正想把他叫回来,却看见他自己走回来了。

他走到我跟前说:“这葡萄和一些干果是给你闺女的,请转交给她。”

我收下正要付钱,他猛地摁着我的手说:“你很仁慈,我一辈子会记住的,千万别给我钱。先生,你有一个宝贝闺女,我老家也有一个。每回想起她的脸,我就给你闺女送些干果来,我不是来卖东西的。”

说着,他把手伸进宽大的上衣里,摸来摸去,从胸口什么地方取出一张折叠的脏纸,小心翼翼地打开,放在我书桌上,用双手抹平。

我看见纸上有一个小手印。它不是照片,也不是画像,是用手沾些锅烟子,印在纸上的手印。拉赫莫德每年在加尔各答的大街上卖干果,胸前

① 阿富汗人一般蓄留长发,拉赫莫德因服刑长发被剃掉了。